

行者文集

创世纪

伏羲与女媧

古书云，『河洛出，天下文明始』。作者通过对宇宙哲学中的创世历程进行哲学化、小说化的演绎，以及对于宇宙终结状态的哲学化思考，讲述了『八卦图』的前世今生，满篇透露出哲学的玄妙与智慧。



行者 /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行者文集

创世纪

伏羲与女娲

行者 /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世纪：伏羲与女娲 / 行者著. --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344-4805-8

I. ①创… II. ①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4697 号

责任编辑 刘晓娟
项目监制 王继雄
特约编辑 崔冰
设计排版 知天下·图文
责任监印 朱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4805-8
定 价 3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10-64215835-80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10-64216532-801

目 录

第一部 开端

引子.....	2
盘古.....	7
开辟.....	12
非斯.....	15
世界.....	17
万物.....	19
漂泊.....	24

第二部 发生

黑暗.....	29
天籁.....	34
光明.....	38
红狗.....	44
白龟.....	49
寻找.....	52
女娲.....	56
初会.....	59



泥人·····	65
命名·····	74
象湖·····	78
交接·····	84
腰围·····	91
食物·····	96
树巢·····	100
睡眠·····	106
漩涡·····	112
苟芒·····	115
大河·····	118
伏牛·····	124
窝棚·····	130
流风·····	135
雷火·····	140
圆梦·····	144
洪水·····	149
塑造·····	155
虚空·····	161
进化·····	174
孕育·····	179
筑居·····	184
出生·····	189
成长·····	195
自述·····	200

第三部 生发

日子	208
死亡	218
关系	226
邢天	234
申娼	239
陷阱	245
完稿	249
独卦	261
规矩	264
嫦娥	270
神话	274
遗嘱	282

第四部 结局

形式	292
盘古	294
真相	297
小说	301

这些话说给你们有什么意义？

但我只能说给你们。你们，
有死的，操心受累的，享受快乐亦享受苦难的，
唯你们是有语言的生物。

我说故我在。

不过其中的某些秘密，也许
要等到这个世界寂灭——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你们才能够真正理解。



第一部 开端

引子

故事即将结束之时，本书叙述者非斯对行者先生的探访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候什么也没有，连时间也没有。

现在是公元21世纪，看起来我已经老了。我想我稍稍混沌一下，一个世纪就会过去。

21世纪的人与20世纪的人有所不同。从山顶上看山下的人，与从山下看山顶上的人有所不同。现在，我是说眼下这一刻，正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豫西南伏牛山上攀登。他们回过头望望山下他们所来的地方，又抬头看看山顶上的寺院和树木。他们不知道他们对门邻居家一桩谋杀案正在发生。读中学的儿子把父亲杀死在卧室里，关上门，走至客厅，打开电视机，将音量调大一点儿，坐在沙发上看一个叫做《子夜疑案》的韩国电视剧。他想他的父亲是睡着了。这位中学生不知道他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正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卖春，一个小老板正在帮她脱衣服。他们拥抱在一起。女人躺在床上，躺成一片土地，以便小老板尽情耕耘。他们俩不知道楼下另外一个豪华套间里一位税务局长与一位更为年轻美貌的女郎也在进行这种工作，这是人类诞生以来就绵延不绝的工作。税务局长偶尔会微服私访，到火车站广场或者别的地方算上一卦，其中有一个老者他较为信服，人称神算，不管财运官运还是鸿运没有算不准的。老者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写字间，就在这个宾馆十六楼1618房间。不过他的巨大的老板桌上仍然铺陈着一块织锦，如同街头卦摊一样，上面写着“伏羲八卦”四个字。税务局长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乘电梯到十六楼，他要请这位神算为一件特殊的事情给他算上一卦。

爬山的夫妇俩此刻已下得山来，进入了阴阳谷。他们问前面的人：“伏羲石、女娲洞还远吗？”

“远着呢。”

“不远，也就五六里路。”

“好看吧？”

“好看，有意思。”

他们都不知道行者先生可谓这条旅游线路的开拓者。

我知道。

行者先生当年曾经与一位女士到伏牛山深处，私下里举行了一个古老的结婚仪式。他们绕过鹰嘴峰，进入一个幽深的山谷，找到了伏羲石和女娲洞，两个人拜了天地，抚摸了伏羲石和女娲洞。光滑的伏羲石和女娲洞电流一样击穿了他们。远古而来的神圣感主宰着他们。他们把女娲洞作为婚床，进行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庄严的典礼。过后，他写了一篇游记在报纸上发表，不过他隐去了实质性的内容。如今的伏羲石和女娲洞早已成为旅游资源，吸引了大批的旅游者，有关伏羲石和女娲洞不同版本的故事通过报纸电视到处流传。

看得出来，行者先生是一个对伏羲女娲故事饶有兴趣的人。他也是一个善于从山上向下看的人。

在这本书即将讲述完毕之时，趁着月光，我穿过大街上的车流，来到行者先生的宅邸，敲响了他的门。

“谁？”是行者先生的声音。

“我。你的朋友。”

门被打开了。行者先生啊了一声，接着又用力推他的门，但我已经闪了进去。

“你是谁？”他又问我，声音有点儿抖。

“你的朋友非斯。怎么，不认识我了？”

“非斯？”

“在我的小说里，你多次与我碰面，咱们有过多次争辩，你都忘记了么？”

行者先生长出了一口气，摊开手掌请我落座。他的手掌、手掌之上的胳膊从属于一个身体，这身体占据着一个空间。

他摇了摇头，仍然有点儿不知所云的样子，但他说：“据我所知，你并不存在，你是一个幽灵。”

“你想说我是不能形式化的，可是我现在……”



“可你不是人，不是东西。”他急切地摇着头，微笑着说。

“在你的目光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我问他。

行者先生拉过一只凳子，坐在我对面，试图让我正面面对着头顶上射下来的电灯光。

“你现在是有一个人的模样，五官四肢一个不少，可是我弄不清你的真实面目。”

“这就怪了。”我站起来，在他面前走动。房间里塑料制品和装饰材料散发的气味让人窒息，厨房里扔着一捆农药味极浓的蔬菜，冰箱里塑料袋裹着一块注了水的牛肉。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女娲补天图》，画中的女娲极为性感，与现在街市上的靓女一般无二，可见这就是世人眼中的女娲。

“我刚才实实在在坐在你面前，现在又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闻着你房间里难闻的气味，你怎么会弄不清楚呢？”

他说：“你想让我说你是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老人，又是一个少年，像是一个智者又像一介武夫，你慈眉善目，又满面肃杀，总之，你自认为你是一个有着多种形象多张面孔的人？”

我频频点头称是，这家伙的眼光还不错。“我还是一个能看见前面和后面的人，我能同时看见人类的发生和结束。”

“但这些事只能发生在小说里。”

“不，它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了。我讲的全是现实，比如，我知道你内心里有巨大的压力，你要考虑工作、事业、金钱和像样的消费，你要与他人竞争，你要面对单位和社会上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老婆孩子的抱怨，你的时间特别宝贵。你像一条狗一样追着别的狗，又被别的狗追着。我知道你明天会干什么。你衣袋里的手机处于振动状态，刚才有人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他掏出他的手机，打开短信，问我：“一句什么样的问候？”

“行者：请你上网吧，我已经给你备好了《婚床》。”

“落款是谁？”

“玫。一个美眉，她不是你的妻子。你妻子正与另外一个人去桐柏山考察，她没有给你发短信的习惯。平日里你坐在电脑前，你妻子还以为你在写小说呢，其实大部分时间你都在与这个女人聊天。这个叫做玫的女人现在正坐在电脑旁，一副焦心如焚的样子。”

他的面色有点苍白，点动手指删除了这则短信。“你耽误了我的好事。”他说。

我告诉他：“这个叫做玫的女人并不叫玫。”

他在发短信。“她叫什么？”

“她叫赵桂花，在一家咖啡厅工作，欲向你筹措五万元现金，好做一笔生意。你给她发的短信是：‘玫：有一个叫做非斯的家伙缠住了我，请稍候。阳。’你用了个化名：阳。这个名字倒不错。”

他将他的手机扔在沙发上，又走过去，拿起手机，身子仰靠在沙发靠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电灯。显然，这家伙被我击垮了。

我起身拉灭了电灯，让月光照进来。“看得出来，你们生活得十分辛苦。你们已经不太在意窗外的月亮了，这月亮是曾经照看过伏羲与女娲的那轮月亮，不是么？”

“你忘记了咱们的约定，你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一个魔鬼，一个邪恶的幽灵。”他毫无顾忌，恨不得将所有的恶意都发泄出来。

“一个小说中不存在的虚构。”他接着说。

“你的一个朋友，一个梦想家，一个思想者。这个世界需要意义和梦想，不是吗？”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肩膀，又摸了摸我的手。他感觉到我的手是冰冷的，而我感觉到了他手的温度。

“这个世界不需要你那些无聊的梦想，更不需要你那些魔鬼般的思想。”

我知道他不能接受我现在的模样，他竟然贬低我那些伟大的主义和梦想。看来现在的人们如此地脑满肠肥，已经没有思想和梦的能力了。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脸上胸前：“我是真实的非斯，一个血肉之躯，一个神、幽灵或者是魔鬼。你随便怎么说都可以。”

他摇晃着他的头。

我拉开了灯，拿起他茶几上的水果刀，将刀尖刺入我的右手中指，几滴鲜红的血流下来。

他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

我起身摸了一把他的身体，告辞道：“我知道你会打110的，不过这没有用。”

我走了。我知道他今天晚上不会上网，他不会再理那个叫做玫的女人了。

踏着月光，我走完了行者先生家门前那条长长的巷子，然后又折回来。无聊感又促使我敲响了他的门。我要将他刺痛，痛得咧嘴喊叫。没有开门的声音，没有任何声息，但我钻了进去。

他仍然仰靠在沙发上，一脸漠然，似乎是睡着了。



他的身体抖了一下子，睁大空洞的眼睛问我：“你真的是非斯，我小说中的人物？”

“你说呢？”

他脱口道：“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会把你杀死。”

“如果我是一个虚假的人物呢？”

“我仍将把你杀死。”

我笑了：“谁将被谁杀死，这还是一个問題。”

“真是匪夷所思。”他小声说，目光是狠毒的。

我坐在我原来的位置上，“我想跟你谈一谈身体、面孔和死亡，还有月光和梦。也就是说，我要和你谈一谈小说。我想这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够了，我想请你出去，我要睡觉了，我明天还要工作。”

“呆一会儿，月光透过窗子照拂在你的面孔上，你会做一个伏羲那样的梦。”我抓起他茶几上的一个苹果，啃了一口，“我会让每一个人都做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梦。”

“你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他又骂道，接着解释了一句，“一个从一本虚构的小说里爬出来的家伙，不是魔鬼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工作，你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对象，你应该感到荣幸。”

“魔鬼！”说完之后他瞪着眼，张着嘴，惊呆了。

在他眼里，此时的我似乎是一个曼妙的时髦女郎形象。

“古人说女娲七十化，这是真的。我有一个身体，但有多张面孔，我想知道这一个身体和多张面孔是什么关系？”

显然，他打量我的目光有了欣赏的意味，不过他仍然不予置信。“魔鬼的关系，一个邪恶的魔术师。”他说。

“一个不需要道具的魔术师。”我说。

我伸出了我的手：“我不得不说，你是一个无聊的人，一点儿也不懂得讨女人欢心，再见。”

他将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摇了摇，说：“我要说，你真的不是个东西。”

他说得对。我没有反击，离开了他。

他将我送到门口，又冷冷地说了一句：“再见。”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我应该蜷伏在我的《非斯》里，让封面和封底把我封闭起来，不要出来招惹是非。否则，他随时可以举起他的匕首和投枪。

我噤噤噤下了楼，看见他打开窗户，探出头来，喊道：“非斯小姐，不，非斯先生，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回答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122330？”这家伙倒挺聪明的。“我还要与你探讨一部新的小说呢。”他说。

“一部有关人类毁灭的小说？”

我摇摇头。够了，我不愿意再见到他了。

总之我拜访了他，我在想象中拜访了他。为了给本书提供一个有意思的开头，我提前叙述了这次拜访。我不知道他认可不认可我这种想象。

我要说，这位行者先生无非是一个幻象而已。我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幻想之物，一个小说中虚构的作者。这个不安分的作者常常出没于我的小说之中。他应该明白，我并不满意我们之间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他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叙述者，我随时可以将他扼杀于我小说的某一个段落之中。我也可以随时让他复活，如果我怜悯他的话。我有这个权力。

还是回到我的小说中去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世界诞生了，然后它又归于寂灭，如同原本没有发生一样。

盘 古

本书之逻辑起点：盘古设计世界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候除了一片混沌，什么都没有。

忽一日，我的父亲（或者说我们的父亲）盘古忽然觉得有些寂寞，他的四周一片混沌。这混沌是属于他的，又包围着他。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是唯一的，混沌就是他。他想说话，只能说给混沌听，也就是说给自己听。他伸出手（我们权且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手是不存在的），可以抓起一把混沌，但其实是混沌抓住了他。混沌是空的。自己处于自己之中，处于这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一片虚无之中，也就没有了自己。这未免单调而无聊。试想，现在的人们，拥有电视机、空调、互联网、股票和贝克汉姆的人们，谁愿生活在这什么也没有的虚无之中，哪怕是三天五天？这比后来的监狱恐怕还要无聊。于是，我的父亲，他想改变这种现状。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告诉他：何不开出一片天地来玩玩？何不让自己化为一片可观可触可听可闻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色彩，其中很多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他们互为因果，互相成立，生出许多好玩的故事来？



真所谓一念定乾坤。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他就觉得他眼前已经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正在发生。就像现实主义、立体派和抽象派的画一样，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色彩依次在他眼前晃动。其中有些东西以强大的逻辑性集聚成系列化的画面，与现在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无中生有，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他想。

这种念头弄得他十分焦心。他穿行在混沌之中，或者说他的意识穿行在他自有的混沌之中。也许他已经走遍了混沌，透过近处的混沌看到远处的仍然是混沌。他不知道他现在处于何种位置，因为混沌全无个性，它们是一体的，无边无沿。

盘古知道自己就是混沌。这漫无边际的没有任何分别的无声无色无形无相的东西让人厌恶，也给他以创造的冲动。可惜那时候他不能与人对话。他可以这样说：

“我想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不，你做不到，因为你什么也不是。”

“我没有因为，我不承认你们的因为，我什么也不是，但我是混沌，不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对，我不知道该怎样入手。”

“所以你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这一片混沌。你清楚得很，所谓混沌，原是虚无的一个好听的代词。你不满足于这一片混沌，你想让自己丰富起来，个性化起来，满足你无端的幻想，这我理解。可是说到底你仅仅是这样一片混沌而已。”

“从不能入手的地方入手，从不可能处创造可能，这才叫本事。正因为是一片混沌，所以它可以发生。我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有许多东西将从这混沌里发生。我告诉你，那将是一个无限美妙的世界。”

我对人类的诡辩有一定兴趣，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严肃的叙述。

我们说盘古是一个原始的神灵，一个造物主，他想说话就会说话，想行走就可以行走，他有无限的能力。或者说他是一个无，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一片混沌，一团黑暗，没有形象没有色彩。这些不同的说法与事物的真相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这正像后世一位杰出人物说的：大象无形。问题是这个无在生长，这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所不能想象的。但我们暂且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人，一个与我们不很一样的人，以便展开我们的叙述。想来这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设身处地。

盘古觉得自己太孤独了。满世界就是这样一片混沌，有什么意思呢？太单调，也太没有生机和趣味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做出生气的样子。他没有脑袋，他认为他是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他想应该有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他们十分复杂，他们之间会产生十分复杂的关系，互相吸引并互相排斥，互相爱且互相恨，如此等等。于是他让自己安静下来，一点一点地设想他要创造的世界。

他想这个世界应该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两个嬉戏、玩乐、说话、睡觉，有时候谁也不理谁，各自想自己的心事。

这两个人周围应该有许多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动物和植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色彩和习性。

他们站立在土地上。土地上有山川河流。

土地之上是天空。天空上运行着日月星辰。

他们会繁殖更多的人。这些人需要合作，也产生竞争。他们会为一句诺言而献身，也会为一位美女而大动干戈。有一种观念在人群中流行，另外一种观念随即出现，与之针锋相对，冲突将不可避免。待他们繁衍、发展到某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会疯狂地掠夺他人，掠夺大地和天空，然后走向没落，回归虚无。

等等，等等。总之，他用很长很长时间设计了一个个十分美妙而又十分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组成一个十分美妙而又十分复杂的世界，如同人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一样。

我们可以设想他对一株草的设计。大概他先是想到了一株三五寸高的有生命的东西，一枝细细的茎，茎上生出五七片叶子，根须扎在泥土里，从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到衰亡需要一段时间。他仔细地推敲它的茎和叶子、花和实的形状和色泽，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最终完成了定稿。他还要考虑这生命运行所需要的条件：土壤、水分、阳光和风，以及别的东西。但这仅仅是一种草而已，他需要设计无数种不同的草：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绿的红的开花结果的不开花不结果的苦的甜的等等，而且这些草要与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动物、植物、地域等等相衔接相协调。

我们还可以设想他对一只动物的设计。比如一只鸟，它是活动着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体，要有意识和能量支撑这种生命，他要赋予它在天空飞翔的能力，它要与别的鸟儿们发生关系，这当然要比一株草复杂得多。我们可以认为他花费了超过三倍的时间才设计出来各种各样的鸟。设计完毕的时候，他似乎已经看见了一只鸟在天空中飞，一群鸟在天空中飞，无数的各

种各样的鸟在天空中飞，还有无数的不能飞翔或者没有飞翔处于各种状态中的鸟，一个复杂的鸟的世界。不用说，这时候他笑了。他用笑容表达他的满足感和得意感。或许他哼出了一段音乐，或许他雀跃而振臂欢呼，这样来想象他也是合理的。

我不太明白的是，父亲设计了较多的鸟和别的动物，让它们同时诞生，却只设计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让他们作为人类的始祖，这其中的深意何在？

我们不能责怪盘古设计了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事物，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非这样不可。许许多多事物置之同一个世界之中，它们不可能不产生冲突，正是这冲突使世界丰富起来。世界的意义正在于，一千个人有一千张面貌，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心灵，他们爱而又恨，他们顽固而又灵活，他们善良而又邪恶，他们有恻隐之心而又自私自利。他们吵闹、争斗、杀伐，又不得不屈服、退让、团结起来。盘古把人设计为最为复杂的东西，他觉得他只能如此。完成了这个设计之后，他心里疼了一下，接着是开怀大笑，然后是微笑，然后他心里又隐隐疼痛起来。他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他这种创造。

这其中，盘古最为用力的是伏羲，他把伏羲作为一个微型的世界来设计。因为他是原人，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坐标，一个范型。有了这个范型，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参照，所有的东西也都可与之发生联系，秩序和尺度就形成了。他设计了伏羲的身体，这不用说的，他还要设计他身体每时每刻的变化，他的音容笑貌，行走坐卧，他的活动范围，他的思想、感觉、动作、语言、气息所出发与到达的方位及其长度、高度、深度、时机和频率，不同的时刻哪个东西或者哪些东西与他发生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联系又影响了哪些东西，等等。说他是一个微型的世界，除了他与世界的互动共生之外，还有他自身能量的酝酿、集聚、膨胀、膨胀之后的耗散、收缩和寂灭。如同一个气球，十分微小的气球，欲望和本能逼迫着它，它不断地膨胀，膨胀到顶点之时撑持起一个硕大的球体，然后是突然的破裂，最后收缩为一个点，而至虚无。当然，在这个大的趋势之中，其局部的膨胀、放射和收缩是一体并存的。又如一个圆，是白色的，其内部生出一个黑色的点，这个点是已然发生的伏羲，其余的白是未知的伏羲，黑色的点用自己的能量膨胀着自己，增加着它黑色的面积，直到黑白两部分达到平衡的状态，但这黑仍然膨胀着，等到它充斥了这个圆，这个圆全然黑起来的时候，残留的一点白就开始蚕食这黑，直到没有了这黑，这个圆就解体了，不存在了。如果说整个世界是一个无限大的圆圈的话，伏羲这个

无限小的圆就是一个圆中之圆。无疑，这个圆是整个世界的象征，一次预演，它的兴衰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兴衰。

不管怎么说，这设计的复杂程度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我们应该感谢盘古如此艰难的劳作。我们不能计算出他到底耗费了多少时间才完成了这些设计，只能用很长这个模糊的说法来予以表述。

这样说吧，你现在站立在一片草地上，你期待着另外一个人的到来但他还没有来，一片树叶飘落在你目击之处的一团蒿草之上，你走过去，望一眼不远处的摩天大楼以及从那里延伸过来的一条道路。道路上空空荡荡，没有人，也没有车。你又走了几步，跨过了地上的一条壕沟。你是猛然见到了这条壕沟，稍作犹豫，决定跳过去。你向后退了两步，运力起跑，大步跳过。原来是一只褐色的蝴蝶如树叶一般降落在这团蒿草之上。你绝不会相信这是设计好了的，你是在完成一个预先设计好了的系列化动作：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多的细节组合成这么一片风景，一个人独处其中，脑子里涌现出了许多的念头，怎么是可能的呢？况且是你自己决定要跳过这壕沟的。

但这是可能的。设计要求你这样做，要求你作出决定，完成动作，设计要求你认为你是自己在做主，你仅仅是完成了一个规定动作。

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样认为，他们只是在掉进这壕沟的时候才咒骂一声命运。

总之，盘古要做出一个他自认为十分伟大的游戏。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这样说吧，你们，我是指所有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你们正是盘古设计的结果。准确地说，你们只是盘古这伟大设计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这其中包括了你们注定要读这本书，一位不明不白的被称为非斯的同志正在给你们讲述这样一个有些神秘的故事。他料定你们有兴趣了解自己的祖先都干了些什么。就在此刻，你们其中肯定有人一把将这本书阖上，甚至用力摔在桌子上，请你们相信，你们这种反应也不能逃逸出盘古之壳。

请你们相信，关于盘古，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只有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么多的秘密。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事情，请勿介意，我愿意让它们永远成为秘密。

我给你们讲述的这个故事，你们当然是作为小说来读的，也就是说，你们会认为它是不真实的。鉴于小说目前的名声，我想你们还是作为历史来读的好。我是极为认真的，我力求原原本本地叙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但我不要你们相信我的每一句话，在当今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和多元化的时代，除了利益，还有自己的身体和命运，还有什么值得人们关心的呢？不过上面